



作家走笔

红色使命 代代相传

——评刁仁庆的《红色任务》

孙晓磊

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召开党的六大以总结过往经验,寻求今后的革命方向和革命道路。因为国内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党的六大只能在境外的苏联莫斯科召开。为此,需要接送六大党代表安全过境参会。于是,一众牢记初心、信仰坚定、无惧牺牲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密安排部署下,围绕如何接送党代表从满洲里顺利过境抵达莫斯科参加会议,与各方敌人巧妙周旋并展开斗智斗勇的殊死搏斗,最终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红色任务”。

刁仁庆的长篇小说《红色任务》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的故事描述。

仁庆用红色作为打磨该部长篇小说的底色,展现鲜艳红旗镰刀斧头所铸造的信仰力量,以激情重塑革命先驱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书写党的地下工作者可歌可泣的勇毅和智慧,从这个侧面入手,创作了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传奇史诗。把一个不易驾驭的红色题材写得如此风生水起、高潮跌宕,令人信服和感佩,这是仁庆小说创作功力的展现,也是他多年经验积淀的结果。他的不俗和独到的文本创造,更体现他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选取素材、审时度势、辨别事件和人性,用人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公平正义的内心追求及文学不可替代的感召力来昭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从人物塑造和故事推演中阐释党的为民初心和矢志不渝,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感动人、影响人而引起读者的共情共鸣。同时,《红色任务》也填补了我

省反映隐蔽战线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空白。

其实对于小说,不论叙事是碎片化或迷宫或线性或块状结构,也不说你的语言多么瑰丽或陌生化,更遑论隐晦或明示的思想观念多么超前,都离不开故事,故事始终是小说的“核心”和“命门”所在,它与人物、语言共同构成小说最为重要的元素。一直以来,仁庆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故事的可读性很强,从流金岁月四部曲就可以看出他是编织故事、设置情节、塑造人物的高手,而《红色任务》更是在他丰富的想象中呈现出紧凑的结构、严密的故事和清晰的脉络,显示着仁庆创造文字的才情。《红色任务》从主人公胡春江在上海铲除叛徒内奸切入故事开端,继而他到哈尔滨中转接受红色任务后,在满洲里警察局用公开职业隐蔽真实身份潜伏下来,而后展开具体工作并最终圆满完成任务。故事的叙事张弛有度、徐疾相间,保持了描述应有的节制,适时而间或的一些与身份、性格相称的对话、感慨等,更显现仁庆写作风格的沉稳大气和他立足高远的创作思想,呈现出他对小说技法的娴熟运用和把控,藉此也形成了他的专属于这一文本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有机统一,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仁庆也找到并开启适宜于这一题材的话语方式——即在艺术逻辑的递进中葆有一种命题深远、布局巧妙、谍战激烈、语言机警的态势。

历史本就丰富多彩而且具有纵深感,对历史的时代阐释,常常可以洞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指向。所以,当我们在重塑那段历史时更应尊重和敬畏,在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时一定要有的观照性、有新发现和新见解,特别是关乎民族精神的洋

火铸造过程,更应成为我们守护的核心,并且要以文化审视的严肃态度去揭示它的本质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此,仁庆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做到了这点。他在《红色任务》中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观照那个风雨如磐的真实世界,描摹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人民为祖国求解放而不避斧钺、不畏艰难,不仅把共产党人的代表胡春江等人物塑造得各具特色、真实可信,更是把共产党人追求真理、舍身忘己、一心为民、不怕牺牲的故事讲得一波三折、生动感人。特别是文本对中华民族在国运突变中,人被逼到极端情况下的观念、意识、情感和思维等方面深刻变化的着力描绘,既体现作者对历史进程中人性终极意义的文化开掘力度,又对现实坚定理想信念和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感觉该书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知识性强,还有立体的画面感。同时,我以为仁庆的每个推动故事进展的情节与场景、人的心理活动与景色及人物即时对话与身份的文化内涵显露等都很匹配,恰如其分、相得益彰、可圈可点,符合生活伦理和思维逻辑。而且众多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比如“人生就像烙饼,得翻够了回合才能成熟”等都简洁明了。特别是他收放自如的写作节奏与读者阅读期待的高度契合,使读者不由自主、心甘情愿被“带节奏”的愉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创作的智慧、写作的技巧保证了该文本的深度感染力和较强的可读性。

相信《红色任务》不仅传递红色基因,它的社会影响也必将更加坚定我们的理想和信仰,启迪我们不忘初心,永葆红色使命代代相传。③5



山水探幽

石柱山

樊德林

来到石柱山山脚下时,它已经静候我很久了。说是静候,其实稍显主观了。作为一个来客,我自然无法去揣度一座山的内心。刚一照面,径直扑入我怀中的那股凉中微暖的山风,仿佛一位久未谋面的故友,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一瞬间,就拉近了我和这座山的距离。

算起来,这已不是第一次登石柱山了。如同吃饭一样,虽然一日三餐大同小异,但细细品尝,却大相径庭,毫不雷同。

这次是残雪尚未消融的初春时节,大小不一的雪影,还滞留在山石林间的背阴处,等待一场盛大的春风化雨。

我一直觉得,山和雪是真正的绝配。一座山,披上雪衣后,彰显出一种成熟之美。这种洁白无瑕和秋日的满目金黄相比,更有穿透力。悬在树上的雪,铺在石头上的雪,堆在台阶上的雪,每一种姿态,都有安详之容,不由得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情愫:那些进入暮年的老人,他们在时间的洪流里漂白了自己的星空和发丝,却从不后悔自己的顺流而下。是啊,顺流而下是一种从容淡雅的处世之道,无论千般挣扎,还是万般无奈,一个人最终都要学会妥协。妥协并不是软弱,而是真正懂得了人生这道方程式的解题思路和方法。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从未懈怠。

拾级而上,我更愿意把伫立在道路两边的石头,看作是撑起石柱山的骨骼。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漫山遍野,依据形状,被人为地命名,“河蚌献瑞”“金蟾祈福”“鹰视苍穹”“千年守候”“石柱擎天”等。有了名字的石头,仿佛有了归属。日久

天长,名字成了它们身体的一部分,刻进了基因里。其实,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中,石头的形态早已固定,无论美丑,都是最真实的自己。我们赋予它们的寓意,仅仅代表我们自己的执念。不会说话的石头,从不和人争辩是非短长。在它们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季节,它都能作为拍照的背景;什么时候,它都能作为休息的座椅。它可以粉身碎骨,成为铺路石,也可以雕成神像,刻成墓碑,接受人间烟火。无论以哪种方式存在,它们都坚守着小小的信仰:敬天,敬地,敬自己。

曾有智者言:山为父,水为母。此言不虚,一座山有了水,一切便活泛起来,生动起来。石柱山上的水,是一脉细细的山泉,泉水的发源地,在山的更高处。早已褪去少不更事,极少再去追根溯源。水有水的样子,便已足够。从高处落下的水,沿着山势,潺潺流下。石崖的高低落差,形成了小小的瀑布;山势的平缓处,汇成了小小的溪流。溪流的拐弯处,聚成了小小的水潭。水清澈甘冽,透明纯净,水中的小鱼小虾自由无拘,让溪水有了生命力。端坐在溪边的石头上,听着松涛的沙沙、溪水的哗哗,两种自然界最密集的鼓点,人会突然变得恍惚起来。朦胧中,内心似乎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掏空了,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横亘在真实和虚无之间。有时候,我成为松涛阵阵,有着锐利的外表;有时候,我成为流水潺湲,有着悸动的心事。我轻盈的灵魂,背负着沉重的肉身,艰难跋涉,在这条来而不返之路上,我遇到了无数的同行者,他们面带微笑,挥手致意。从恍惚中缓过神,我看到一条银色的小鱼在溪水里,顶着一片枯黄的叶子,缓缓前进……

树木,是石柱山的外衣,一年四季,色彩的搭配巧夺天工,春的嫩绿,夏的墨绿,秋的金黄,冬的洁白。这么多的树,一棵有一棵的相貌,一棵有一棵的性格,粗的强壮,细的柔弱,歪的诙谐,斜的有趣。人们常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要我说,林中一株木,世间一个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石柱山,怀揣相同使命的树长在了一起,它们携起手来,编织一张绿色的巨网。于是,鸟兽虫鱼有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它们在林中相亲相爱,传宗接代。有时候想想,人生是多么简单啊,有温暖的家,有果腹的食物,生命就可以生生不息。我们相比于一棵树,是多么幸运,它们一生扎根泥土,不能越雷池半步,我们却可以用双脚去丈量世界。要说公平,我们都在接受阳光雨露的恩赐;要说不公平,人往往活不过一棵树。所以,人面对一棵树的时候,倘若能找到心理的平衡点,就会少了很多烦恼和困惑。

终于登上了石柱山的山顶,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也许是进入了中年,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情感。许多人在山顶上极目远眺,高声喊山,释放自己的压力。我终于忍不住喊了一嗓子,传得很远,但没有回音。夕阳已滑到了半山腰,我望着那条登山的路,上面依然有许多攀登者汗流浹背,奔向山顶。他们抬头仰望,看到了结果。我垂首俯视,回味着过程。

我要下山了。一切从偶然开始,一切到必然结束。这一段心路历程,足以慰藉余生。

我看过的石头,捧起的溪水,抚过的树叶,听过的鸟鸣,都在等着我……③5